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五編
浙江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別紀

幸 嘉

五月二十日中國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中國工程師學會第六次年會，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第二次年會，中華化學工業會第十一次年會，中國自動機工程師學會第二次年會，中國化學工程師學會第四次年會）在杭州舉行開幕禮。參加年會的都是經驗學識非常豐富的老教授、老技師、工程師、地方上的聞人，以及對於工程學有相當興趣的來賓。作者是具有上面各種資格中的最末一類的，三小時的會場動態（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雖然有記述的價值，但事有不巧，這年會偏偏早開一天，大好材料，在這裏也只覺「無用武之地」！可是那天的主席會委甫氏的報告，不妨在這裏摘取一點，作為本文的楔子。

「……機械工程學會在明天（五月廿一日）成立，這是一個好消息，先在這裏宣佈一下……」

這時候我就決定要去參加隔一天的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了。

「……中國工程師，應有下面的幾點認識：最重要的就是應該知道，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工程前途是沒有發展之望的……」

這是一段意味深長的演詞，在五月二十號發生相當的力量，在五月二十號以後依然有它相當的力量存在。所以也把它抄錄下來了。

五月二十一日，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在浙江大學新教室三樓開成立大會。這是已露佈的「好消息」，當然不能錯過機會。

首先由主席宣布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正式成立。接下去便有籌備主任報告籌備經過和各機關各代表的「惠辭」，語多懇切，不必在此地詳述。接着便是會務討論。作者自計，這該是工作方針或工作計劃的討論了。正打算聚精會神的聽下去，却不這會務討論也者，是對論會章這一回事，第一個大問題要討論的是改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或中國機械工程協會的問題。

這時候便有一位會員傳達中央黨部的意志：「協會」等都算職業團體，照新憲法，凡職業團體都可推派國民代表候選人。所以中央黨部惟恐職業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應邀激增，故凡新組織的職業團體，一概不予批准。

黨部的意志既已明瞭，於是問題便轉成簡單化——只有改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一個問題了。

馬上便有一位會員發言：

「……如稱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則凡中國人學機械的，對於機械有興趣的，都可加入了。這未免……所以本人主張改為中國

機械工程師學會」

「未免」以下幾個字，作者聽之未清，沒法寫下來。但是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改為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這一個提案，却在這位先生發言中說理由後被一致地通過了。

第二個大問題是「仲會員」的資格問題。原來會員分四種：第一種叫「正會員」，是學會的基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凡大學畢業，在社會服務二年以上者可以為正會員。第二種叫「仲會員」，是指大學剛畢業的會員而言。做了三年仲會員，可以升為正會員。第三種是「贊助會員」，第四種是「名譽會員」。這三種會員都無被選舉權。當時就有一位先生提出：「仲會員」的資格訂的太苛刻，中外許多成名的工程家，很多因家貧讀不到大學就在社會上服務的，他們的經驗學識並不稍差於大學畢業生，不應連「仲會員」的資格也不給他們。經這位先生一提，會場上馬上沸騰起來。幾位路局裏的局長技師們都在熱衷着他們局內的路工也要變成「仲會員」了；幾位工廠內的老闆和工程師也惟恐他們廠內的工人變作「仲會員」。經過幾度折衝，終算爭得一條：「在機械工程師服務五年以上者有成績者，可為仲會員。」試把這項資格和第一項（大學畢業生）比較一下，似乎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服務，一定能够著有成效了！——這未必盡然吧！

這樣把會章討論了三小時，始終沒有涉及工作綱領，工作方針問題。至於如何發展中國的機械工程師事業和發展的道路上，甚

本的陪座在什麼地方，也絕未討論到。

作者環視會場上的會員們，發覺會員的大半是兼着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而出席前一天的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的。作者「觸景生情」，想起會氏的一席話，很可以轉贈給機械工程師學會的各位先生們：「中國工程師，應該知道，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工程前途是沒有發展之望的。」希望他們注意，在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的工程界應該從那一方面努力奮鬥！

一九三六，五，二十一晚。於杭州

五月二十一日

鄭曉滄

早晨醒來，張眼一望，忽見從東窗映入的曙光反映到白牆上，作淺綠色，我本來定今天回海寧去演講，久雨之後忽逢晴日，好不美麗，好不爽快！七時許杭師附小主任吳守謙君依約乘小包車前來，相偕出發。過新市場，出清泰門，沿杭州灣，直指海東。方出郊，兩旁綠竹倚倚，長夏改里，彷彿杭州市之甬道。過衙門七堡，遠望越山，初日照之益見爽朗，鷺島出沒其間，翻羽閃爍日光中，不知者竟將疑為海上之沙鷗。吳君和我縱談教育設施，車行不過一時一刻而海寧之城垣固已在望。下車後還赴縣署教育科，浙省第一區（即屬杭屬）本區教育輔導會議即於此舉行。

本屆之會，到有杭市、杭縣、海寧、餘杭、臨安、新登、於潛等縣教育科長及留學等，杭師附小爲是區輔導領袖機關，故吳君亦前往出席。海寧縣府爲東道主。海寧原爲我故鄉所在，過去言蠶絲之利，文化之隆，在浙中固爲巨邑。自絲價大跌，又經前年亢旱，民生凋敝，不堪回首。所幸最近二年中，情形略有好轉，民生或可望逐漸昭蘇。既到縣署，見縣長陳君紹虞（言）及各縣代表略談片刻，時距開會尚有一小時許，因獨往傅家橋頭吃燒賣，一賞故鄉風味。即返縣署。至則會已開始，除代表等二十餘人外，海寧自小學校長教員亦多來旁聽，合計約近百人。主席陳縣長及教廳委員周君文仲所言均甚切要。周君并說陳縣長擬將清丈後所餘無主田畝作爲教育產業，是日好音。

我演說「非常時期與小學教育」舉三點：（一）積極增進身體與精神的健康。教人「吃得落，晒得着」——這是教育上的大目標，尤其在中小教育。莫以偏向發展「文化人」之故而犧牲了基本的「生物人」。我認精神健康是「心無罣礙」，是認識事實（不是逃避事實）是「心與物化」。（二）要開發聰明——「聰明睿智」今日民族間之門，可說真是「門智」，況且力就生於智。要健旺知識慾，鼓勵創造力。「填鴨式」辦法下所灌輸之知識不能換發爲真知。（三）要教導合作。教育一直是在謀人開關係的正常與圓滿。力生於智，力也生於合作。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抵擋狂風怒潮的侵襲，所以非訓練合作不可。除公民科以外，他

科也得時時留意，乘機曉諭以合作的利益與其必要，使合作的理想與知識成爲一種重要的副產品。但是最重要的還在教法的改進。教室生活化，是道德教育成功的重要條件，聽受的個人的教育應代以活動的，切磋的，合作的，教育。末了我又說到精神國際舉陳二事：（一）愛國宜從愛鄉做起。「鄉風」「民俗」等爲一個民族的維繫。舉凡歲時風俗，民間團體娛樂，——如龍舟燈戲——祈宜改進，不宜禁止。（二）不可養成自卑心理。

會散時陳縣長設宴於縣署東花廳，這裏有古樹，旁設花神之位，我記得十四歲應童子試時曾游東西兩花廳，至今猶能彷彿，但一回首已三十一年，能無感慨！

午後即返老宅調繼母，又省視顏姑母，因我幼時，姑母是很疼愛我的，聞她有病，故一省視，幸已痊愈。她談諧愉快，一如曩時。兩年不回家鄉，即備祭有等往郊外一展謁先祖父母和先母之墓。又趕往西門外善堂，一撫我愛女珊英——我的「孤絲」——之遺棺。珊英去世已年餘，正欲爲之發葬，諸此遺棺寂寂幽宮，悵悵何窮。即從西門趕至南門，趁杭平公路車，與君亦來，約四點五十分車開，未及六點已到杭州。回思三十年前在杭肄業時，舟行一日能抵杭州，已相慶幸行旅之便，今昔情形，自有不同了。

浙大一日

魯士

爲了要想撈些可肥的事情，今天起身得分外早，可是，空忙了一天，在小而又小的「浙大」範圍內，事情都是平淡而刻板，那裏嵌得進「中國的一日」宏偉的篇幅呢？譬如說，今天兵工學教授張先生請假，早晨上課鐘誤點三分，大概是一個女同學穿着一件深黃色的修旗袍，湖南省衡女中旅行隊今天離開我們學校等等，全是瑣碎而枯燥，在整個中國的橫斷面裏，至多不過是細胸脯上的一根纖毛而已；狩獵再四，才抓住幾根較長的纖毛。

五點半趕到健身房裏去捉新戲。祇有男同學九個，女同學八個，幸以九對八占先，否則，在這男子中心的社會裏，男同學將佔死，再細察幾位女同學中，屬大學部者一人，這位是一個廣東小姐，平時常常戎裝革履大搖大擺地，是迷離撲朔的一位奇女子，據有人看見過她致愛人的情書中說：「我平日最喜歡吃麵包，這幾天麵包祇吃得下半個了……」她以吃麵包來描寫愛情，會傳爲一時美談。

屬商農部者四人，屬高工部者三人，大概一入大學就別有用心了，莊清早起來發覺是她們所不屑的。

九個男同學却全是大學部的，前天「夏伯陽」到杭州的時候，曾有一張俄國運動片，他們底標槍姿勢真像古希臘的美男子，難怪今天幾個男同學全在標槍館。影片的宣傳勢力，也可見一般了。

吃完早飯，挾着書去上課的時候，文理學院門口一列排着二

十多輛汽車，今天正是全國工程師學會年會的第二天，我們校裏被借爲第二會場，所以停上那麼許多車，記得我進來三年中，浙大裏曾停過那麼許多汽車的這還祇是第三次，一次是去年校裏開風潮後，蔣委員長親自來訓話的那天，一次是空，新校長宣賢的那天，一次就是今天，當然，這是值得記一筆的。

聽說工程師學會會員的口氣很好，這兩天接二連三地應人家的宴會，昨天有什麼建設廳請省政府請，今天又有什麼工程師學會杭州分會公宴，明天又有之江，浙大，公宴，所以，今天健身房裏就搬桌椅佈置起來，成爲一個臨時宴會處。健身房後面籃球場上搭篷架灶，暫作廚房，聽說起初是預備吃中餐，承包的是杭州很有名的「高長興」菜館，大場的酒在今天已抬了來，可是後來又改用西餐了，「高長興」祇有高興而來掃興而歸，蘆棚泥灶全部拆回，聽說要賠償他們的損失哩。

晚上，吃完晚飯回校的時候，工程師們的汽車都開走了，剩下一輛「自動機工程師」的大汽車，因爲馬達壞了開不出，汽車夫沒帶工匠，祇得打電話到公路局討救兵，車箱裏的「自動機工程師」們却抽着雪茄發急，因爲晚上在鏡湖廳有酒吃，過了要吃不到而且不「新生活」。

在杭高

吳士榮
等夏集

五點半了，熟悉的起身號音，老是不怕人厭的將我們從夢中催醒。我們又得開始機械般的一整天生活，五月二十一日開始了。不一會，我們大夥兒的擠到操場上，依班排列在司令台前，清涼的晨風微微吻着我們的面頰。接着一陣歌聲之後，在號聲嘹亮之下，我們那美麗的國旗當着八百隻舉着致敬的手，洋洋地爬上了旗桿的頂梢。但不知有幾多腦袋，當這響那開會經想到了：就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已有大片的土地上，看不見這漂亮的國旗了！

接着，「沙！沙！」的腳步聲，我們在開始晨跑了。整衫黑裙的女生跑在前面，烏髮在她們頭上一拍一拍地，後面就跟着「一排排的黃色制服的我們。就這樣一步一步加緊一步，我們繞了兩個大圈子。

過後，我們各站定了自己的位子，那是用白粉在司令台前的地上劃下的；於是我們舉行早操了。朝陽從我們的背後射來，地上長長的影子正像在學着我們的操式。司令台上，那寫着「和日光，空氣，水相奮鬥，鍛鍊體魄，克復自然」底白橫幅，也隨風在太陽中飛舞得更起勁了。

早操後，經過一點鐘的自修，就上課了。我們夾着書經過五步一階又一階的走廊，到前面分佈於紀念廳周圍的教室裏去上課。

第一點鐘是位胖胖身軀的先生，突着肚子，在用「中英合璧」的話講解着英文文法，弄得光光的腦袋，祇在後頂上貼着幾條捲捲的頭髮。因此，校園裏幾株秃了皮的樹上，就掛滿了牠老的大名。

他還有一齣拿手好戲，就是將眼睛藏在紅邊眼鏡的背後，去捉尋學生們的動作來罵一頓。於是，學生們祇得必恭必敬的坐著；但是究竟聽進了幾句「中英合璧」却不得而知。

第二課，是幾何。那位先生是個極度的近視眼，但從不戴眼鏡，也並不關心學生們在做什麼，祇站在黑板前畫着背背。於是，竟有人老實不客氣的在打瞌睡了。

下一課，是公民班。我們分組辯論：「復興中國農村，教育和經濟孰重？」一位演教師講在講台上記着發言者的分數，還是被大家所最重視的。

我們分爲兩組，一組主張「教育重要」，他們的理由是：「中國農村弄到如此地步，是農民沒有知識，不知上進之故。所以要教育他們。」另一組主張經濟重要，他們的理由是：「民以食爲本，沒有飯吃，什麼都談不上，談什麼都無效，而謀飯吃，就是先發展經濟。」

最可笑的，是一個同學說：「教育不重要！農民有了知識，就要想造反，不肯繳租納稅，反而使農村更不安定。」原來說這話的是鄉下一個地主的兒子。他佩服「愚民政策」。

其實，這個問題也用不着化那麼多時間去討論，要復興農村，經濟與教育是不能分離的。但在目前，教育和經濟都無從着手。要救濟農村，要根本解決農村問題，應該立刻發動一個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驅逐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並根本剷除封建條

壁；然後才能以教育和經濟來挽救淪落的農村。所以，要討論的就在：「如何去發動這個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然而這是在不能不在我們班上提出來討論的！

再下一課，是國語班了。這位先生算得最客氣，也是學生們所最感激的。他老是捧了講義，聽了論，聽憑你在下面做什麼。於是，學生們過半數是有本小說的，要不就是做其他功課，或是東張西望，打一下，踢一下，罵一下。

午飯後有一點半鐘的午睡；這一成時間，全校都沉於靜默之中。過後，又是上課，但精神却更提不起了。

這是一班歷史，講的是本國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之學術思想」，先說孔孟的學說，接着又論到莊子的部分，我精神稍覺到緊張起來，看黑板上寫道：「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寧乎鴞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它思想的優點是能叫人有很大的懷抱和樂觀的態度。」

L先生像讚揚的神氣把右手用力向外一伸，一面解釋道：「你如果以為你是宇宙裏的小不過的東西，你或許覺得『煩惱』的無價值；你如果覺到你自已偉大呢？你更可以鼓勵你的志氣去做大事業！」

我心裏倒覺得開豁些。像從汗臭的羣衆中打通了一條出路。耳鼓裏又來了「摩頂放踵」的響聲，連袂同行的是那「兼愛」「非攻」「實用主義」等一大套。

當然的，機器如果一給人用是要直到齒輪磨得不成樣子才被放在一邊的。

「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為也。」L先生把仰臉向上的臉漸漸地低下來，一面手拍着胸口，同時用了更莊嚴的面孔批評着：「朱的個人主義在今日實在是社會的敵人；但是如果家家把門前的雪打掃得乾淨，連清道夫也可以不用了。所以他的學說也有一部分的道理。」

號聲裏結束了一天課堂裏的呆坐。因為這天下午僅有一課。課外運動後接着又是降旗等老套頭。

隨後便是八雙筷子一齊攪進一聲醋溜的黃魚羹。晚飯後，因了天氣熱，大家都在校園裏的草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

我揀了一塊草頂厚的地上仰着，和M君討論密司X的優點。雖然是自修號已吹了，人們尚兀自睡着。

冷不防訓育主任今天會闖到這裏來。曉得軍事管理下是不好玩的，果然不出所料——

「走走，在這裏做什麼？」他怒目嚷着，還好，實在不能說吃虧。

眼巴巴的看他們——除主任先生外還有幾位訓育員。跑到亭子上歇涼去了。

在自修室裏不止咕噥了兩個鐘頭，這固然是家常便飯。

在眼皮正癩得動彈的當兒，號聲叫著——
「五月二十一日結束了。」

五月三十日於杭州省立高級中學

和平印刷品

相如（杭州）

恰巧今天，接到了一張可貴的印刷品。

「破除迷信談，求達真和平」

十個二號字，連續着這麼一個動人的標題。我相信，愛好和平的中國人，誰也急切地需要看一看它的究竟的。

不料在它末後的一角又刊着「歡迎翻印」而且「功德無量」這二行字，這一翻的義務是不能不盡的，為此特行沐手敬錄在後面——借「中國的一日」的一隅，敬獻於愛好和平的同胞目前：

破除迷信談，求達真和平！

諸位呀！和平，和平，是現在人人心中所渴望的，並且很急切的，不過，要求和平的實現，也不是個人和少數人的力量所能辦到，也不是一爰那的時候便能將劫運挽回的。必定要人人來時時刻刻祈禱念這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或「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還要人人誠心懺悔，身口意三

業所做的惡事，發願從今以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將從前自私自利的心，以及種種不道德的行動都要一齊用力革去，好像斬草除根一樣，絲毫不留，那末，乖戾暴亂之習性既止，祥和愷悌之風氣自來，和平功效，自然大著，若從縱的時間上說，還要常常能够節儉忍耐，精勤不懈，不僅在一時的新懺懺悔，而且需要永久的新懺懺悔，那末，真正的和平才可實現。報章常見登載著「一九三六年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一年」，（今年即西歷一九三六年。）等字樣。我們要打破這種迷信，談，須要照以上的話——祈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念一疊，即有一疊的和平功德，乃至念百千聲，即有百千疊的和平功德，總之愈多愈妙。）懺悔（身口意三業所做的惡事）去實行。如果人人都能實行祈禱和懺悔，那末當然可以將濁惡世界，改成慈祥和平的清淨世界了。

全國祈禱和平會啓

歡迎翻印

杭州西湖龍翔橋佛學書局印送

功德無量

會址：南京東門石觀音後南京佛教居士林
上海開北新界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

一件平凡的事

宋鏡蓉（杭州）

天氣漸漸熱起來了，我還穿著一襲厚厚的衣服。晚飯以後的天色已經很黑暗了，熱燈却不曾放光，我低着頭

向老×的住所走去。街傍每家舖子裏都有電燈光照射出來，我神經過敏般地在躲避着被人看見我這一襲厚厚的失了時的衣服，見到一條小巷我就抄巷裏走。

「車子要嗎，先生？」

剛走進巷，就有一個瘦得怕人的矮個子車夫向我兜生意，我覺得還是不理他的好，因為我根本不配坐車。

「先生，加下一角錢！」

我摸摸袋，祇有一枚雙毫小洋，我覺得這一點錢是不該再化掉的——尤其不該化在坐車上面，就說：

「不要，不到那兒去。」一邊加緊速度走。

「到那兒的，先生？無論那兒我都可以拉你去。一點到七點的車子祇拉了二角錢，你先生幫幫我繼續租吧……」

他緊緊地跟住我，一連串叫着先生，他的脚步和車子已經和我相並了；「我還餓着肚子，再半點鐘就該交班了，你先生就幫個忙罷……先生，先生……」

這類事情我還是第一次經歷到，我真給他困住了，我想說：「我沒有錢！」但是，我不是有着二毛錢嗎？我現在總算是一個餓着肚子的人，我不該幫他一點忙嗎？

我把二毛錢摸出來，交給他，迅速地往前面走。

「先生！先生！」

我想：他還叫我做甚麼？我把脚步停了下來。

「我不該平白拿你的錢；先生，你坐了我的車去，」他已經把車槓放在地上了。

我躊躇了：叫我坐到那兒去呢？假使我坐轎車到老×那邊，他準會懷疑我在什麼地方發了財，或是患了瘋病。老×是知道我斷不會有閒錢坐車的。

「就給我拉回去罷——××巷。」

嘴裏雖這麼說，可是我還在顧自走着；車夫却笑起來了：「××巷嗎？先生，等你坐呢！」

跨上車，他像一架機械似地飛快的拉出巷，邊說：「先生，你也知道，現在的生意真比不來從前，車租却祇有增多……養家小一天兩餐也排不到，我們窮人頂沒有辦法！」

每一句話都是極力地從喉間迸出來的。雖然氣喘得厲害，他還是拼命地拉。

「停下來罷，」我想說。但是距離不到一丈遠的地方有一個崗警却先在他叫他了：「停下來！」他松着棍，狠狠地對車夫瞪着眼睛。我雖然不明白算什麼意思，却明白這是不會有好事情的。

車夫已經把車槓放下來了，我跨了下來。

「爲什麼不點燈？」一手高高地擎着棍子，一手把車槓提了過去，隨着在車夫的背上一拍：「去！」

車夫低聲歎氣地在認錯，叫對不起，他的身體戰抖着：「油沒有了，先生，我去買了就……」他幾乎要跪下去了。

「哈！冷笑了，一聲，說，「何必多說！」

「可以饒恕他？他太可憐了！」

「一點不可憐！」他對我哼了一哼，「他搞我的蛋！」

二個人就這樣走了一個提著棍，提著車墊，一個拖著車子。

我默默地走了回來，把身體橫躺在牀上。我底心像壓着一塊鉛那般地沉重，那個矮矮的瘦個子車夫的形貌浮在我的眼前了。

「我們窮人頂沒有辦法！」我記着他說的這一句話。

二五，五二，夜記於杭州。

在鐵路機廠

王丕承

這是在杭州對江的江邊村浙鐵鐵路總機廠裏很平常的一口。我是在這裏實習的一個。像往日一樣，在第一次汽笛催促地叫着時，我們就匆匆的從員工宿舍出來，往相距一公里路的機廠進發了。

走到廠，先是進辦公室簽了到，再進機器間工作。高大的廠房裏擺滿了各種機器，在未開動以前沉寂得像個空屋。許多工友們相聚在一角談笑，這算是他們在廠裏最感快樂的一瞬時光吧。

時光很快地流到了八點鐘，電動機開動了，接着許多機器就隆隆地響着，蓋沒了一切談話的聲音，各人都跑到機器旁立着，最後的一次汽笛隨即也響了，各人開始了工作。

主要的是車床，最忙的也是車床，雖然新添了五部最新式的英國車床，共有十一部在不停地做着，還是趕不完堆積着的工作。其次就算是三部鑽床了，我做的是一部銑床，昨天發來了六隻進閘，我很快地將它銑完後，就拿了一本「動力電池」跑進修理汽車間去翻開來看。這是一位同學汪桂吾君新近的發明。他應用了摩擦生電，強光折離電子的現象與理論而發明在一個堅強絕緣的鋼體球內，蓄藏着配合適當的炭與氧氣，再放着兩塊相異的金屬為電極，各距相當距離，一面接導線到球外，先通進少量的電流，在電極發火花，使球體內的炭氣燃燒，當此閉壓在內的炭氣一燃燒，發生了極高的溫度同壓力，同時會發生強力的光線，據他推測，溫度在攝氏二千度，壓力有二千個大氣壓，光線會有高頻率的強度，同時會發生紫外線同X光線。這樣高溫與強光大壓，會使氣體衝擊，電子分離而產生大量的電流出來供應用。然而能否如所想的大量產生，正是問題。據交通大學來信說這係熱電能，絕對不能產生電流。但中央研究院批示，則為或許不能成功，不過越造同溫度保留的問題，也確極難，原料也過貴，廠裏正為他試驗製造，距成功的時日可還遠。

機車工場在大修四〇二號機車——火車頭——工作亦正緊張。以前到南昌裝置新買來的機車的一批工匠都回來了，場內也倍形熱鬧。緊連機車工場的鍋爐冷作場，也在趕修一〇九號機車的鍋爐，對面的打鐵間三隻火爐在工作着，打造零碎的物件。

從此到模型間，白鐵間，他們在校對做好的物件，加以糾正。翻砂間在做銅凡的模型。到汽車間，一輛一千號軌行小汽車的發動機，還在修理，零件已配修就緒了，兩個人在裝置。間開放着一隻壓牛油機，同新買來六十四馬力的大壓風機在工作着。外間內部電桿機開駛着，兩位電焊匠都在焊輪緣。

廠門外的四個材料倉庫，每庫一人到二人管理着分發材料。廠裏需用材料，都開了領料單到那兒去領的。再到相距百餘丈的車棚所，他們在修理兩輛三等客車，同兩輛棚車。裏面的電工間一批人忙著修理車上發電機。

下午一點鐘又在廠裏工作，一直到了五點鐘，那放工汽笛叫過後，電動機也隨即關滅了，工場裏立即寂靜了下來，各人都忙亂着收拾工具，洗手跑出廠去了。

一篇小學教師的日記

鳴（杭州）

醒來，約莫才四點鐘光景，因心緒不安寧，就是硬纏綿緊閉着眼睛，也仍舊睡不着。

實施兒童年，要有成績，我想全國稍有聲譽的小學校，無論教師學生，都必定像我們一般地在忙碌着，緊張着吧？

忙出了教具玩具展覽會，忙出了美術成績展覽會，又在忙著經製衛生成績展覽會出品，這許多都是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的規

定活動。而關於杭州市獨特的，又正在忙著學生籃球賽，教師籃球賽。而本小學又值三十四周年校慶紀念，正在忙著準備遊戲等。全國的，本市的，本校的，我們都希冀着爭一日的短長。太忙了，亂了，出了軌。教師日夜渾渾沌沌的，不知什麼時候應做什麼事。學生呢，有的曾漏夜趕造過教具玩具展覽會的出品，有的却沒有假日的在演籃球爭奪戰；頑皮的就乘此機會，把全校弄得亂糟糟的。教師忙得頭昏了，越亂越會光火，事端不斷地發生。罵學生，打學生，負訓導總責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幾次三番，引起了學生家屬的非難，責備真麻煩真沒奈何！大家時常相約說：耐耐氣吧！耐耐氣吧！但不知道怎樣火又光起來了。爲着兒童幸福，絕對不打不罵，引用合理的方法，使兒童身心得自由發展；那個小學教師，不顧如此呀！却偏碰着鬼樣的忙，亂得身心俱瘁，使你沒有精力思索大多數的兒童都是在被父母兄長們責打着的「兇才怕」的現實中生長着的，真是難乎其爲教師了！警察，法院，幾曾去干涉過這等樣的父母兄長們？被他們責打慣了的兒童，真該特別設立一種學校才行……

不想下去了，背著一副酸痛的骨頭，起得牀來，眼睛却刺痛着，睜不開。啊！昨晚太睡得遲了，忍受着痛苦撐持着寫作出品，着鬼的衛生成績！

忙碌着，忙碌着……上完了一天的課，放出了一大羣一大羣的通學生，堆積着一厚疊一厚疊的日記，筆記，大字……就要拖着沉重的身體，去參加四點半鐘開始的小學教師軍事訓練。

全市的小學教師軍事訓練，是分好幾區舉行的，我每天捧着一顆火辣辣的心去參加，從五月初開始到現在已快滿三星期了。今天的天氣，非常沉悶，太陽光又在肆虐，我們五十個左右的人却多穿着厚厚的黑色夾制服在跑步。一團一團，一轉一轉，忍受不住了。汗淌着濕透了衣服，氣喘着，心猛烈的跳躍着，腳笨得拖不起來。

教官不知怎樣了，老叫我們不斷地跑着。什麼班裏的人，在扯開嘴巴，發出高喊來：「×教官，我們撐不住了！」「我們不單是受軍訓就可以完了責任的，新疊的褲子在等待着我們批改！」「明天難道不要上課了嗎？」待教官覺醒過來，時間已經快過去了五十分鐘。

五點半到了，解散。

教官爲着服裝問題，召集我們開會，等到臨時主席選出，他自己就先先行迴避了。

在軍訓未開始前，各小學曾經接到市政府的命令，規定冬季用黑制服，夏季用白制服；在軍訓剛開始的那天，市府派來的職員對我們說：軍帽及皮帶，由市府製。有些學校裏的教師就根據市府命令把夏季的代用軍服做好了。最近天氣已熱起來，而市府却爲着和別的軍訓隊伍可以劃一起見，又下令叫教師做黃色中山裝，軍帽皮帶也爲着經費無着要教師自行置備了。這般一來，服裝就成爲問題了。

討論行進了，已做有白制服的人，爲着節省經費起見，不願再做黃色中山裝；又爲着白色制服的穿着時地較長較廣，所以做白制服就全體通過。正在討論進行辦法時，突然有一位××私立小學的教師提出意見：「我們只要穿黑制服夠了，私小教師薪水微薄，沒有錢再做白制服。」沒有錢是事實問題，大家倒有些默住了。六點鐘到了，肚子在嘔咕着。又討論了許多時候才決定，派五個代表，先同各隊去聯絡，再向政府提出意見；在未有妥善辦法前，可以黑白自由穿著。服裝問題，就這麼死機活氣的算告一段落。又來了個換法問題，有許多人說教官的教授法有應酬的地方，此後要有點調節，不可以這麼五十分鐘不停地跑步。決定將這點意見，由臨時主席貢獻給教官。

會就這麼散了。

大家都是懷了一肚子的氣，離開了會場。晚飯後，有的教師去指導三校生自修，有的在教導民衆夜校，民衆識字班。我把頭埋在日常簿堆裏，眼却不時的閉攏來，會突地被民衆夜校或識字班裏師生的聲音所震開。

桑葉與蠶

王世現（杭州）

蠶垂着蓬鬆了的頭，淚珠一顆顆拋在地上。
「鬼靈！從來也沒有過，越看越小了……」

媽的臉，已給這幾根寶貝的蠶折磨得焦黃。嗚惜永遠不離開她。實在的，忙過二三十天，起早摸黑，半夜爬起來，這些精力，只要換得幾小塊白花的洋銅，或花花綠綠的法幣，一樣的可使笑容裝在她臉上。既然這幾根蠶都直殭殭地躺著，希望已繫在泡沫之上了。媽是細心的，怎麼也想不開——老是記着從前得手時的情境：「兩担多繭洋錢一百多塊……」

「我說倒了倒了！早點倒去，也可淘成一點桑葉錢，你又一定要摸摸看！」爸爸埋怨似的。

看爸爸和弟弟把殭蠶爛蠶一批批地裝到畚箕担裏，預備播到田裏去肥田，我便慢慢地走到上阪阿牛伯家去把我們的蠶已經倒了，還有十多担桑葉，你們要不要的話，請告訴他。

「噢！」他的鼻子說着話，仰着天，慢吞吞地吸了一口煙，「桑葉真賤，街上賣兩角錢一担，變好的和葉桑。」

他並沒有說出要，不過他的意思，我是知道嫌我家的是草桑，想再把價錢剝削得低一點而已。

我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再坐，便走到隔壁。大媽還是這樣一副笑臉——這笑臉是皺眉的。

「桑葉是要的，可惜錢沒有。」

「便宜呢？」

「便宜？可惜我昨天倒了！」他像勾起一腔怨忿，兩指比着：「這樣長，這樣粗，一根是一根的，看着沒有錢買葉，活活的餓死也心

痛，還是倒了讓人家有葉的揀了去……」豆大的淚滾滾地落下。我不願看這可憐的老婆子的苦慘相。她是和我家同病相憐的。雖說我們悲哀的起點是不同，一方面是有了蠶，沒有葉，而另一方面是有了葉，沒有蠶，一樣的失望，空虛。

「兩角錢一担，將軍殿邊這塊和葉桑，剪給我，草桑我可不要。明天早上叫你兄弟送來。」聲音急得像沙爆豆，我一走進門，告訴他我要說的話，這位慣於剝削人民的丁梅紳，就一口咬定這蠶。

「隨你先生再客氣一點吧！」我用着乞憐的口吻。

「這樣說，」他停一停，望望我，「舊年桑葉不也是兩角錢一担，蠶也好，餵了三個人，看了四擔多繭，賣了八十塊錢，工價賤，錢，總算不賺不蝕。」他愈說愈有勁，也愈愈加和軟起來。

「這年頭兒看蠶真不容易，以前七八十塊一担，現在十七八塊一担，就是這番手脚，這番工本。」

他又嘆着氣告訴我，他去年做繭子生意蝕了一把大本。哦，坐在面前這老頭兒，前些日子，不就是以繭絲起家的嗎？

我恨他，我也可憐他。我恨的是像他這些人只會向下層竭力榨取而不會向壓迫他們的上層反抗。因此僅僅供作帝國主義在進路的橋樑。我可憐他，是因為他自身在沒落！

從這一家人到那一家挨次的跑了十幾家，到底沒有把每一根桑葉以兩角錢的代價出售。有些回說蠶看得少，有些回說沒有看，自家的葉還吃不完，賣不了。有些還是囁囁的說兩角錢一担要蝕本。

有些又回說置不好……

鞭·棍·掌

從宜(海軍)

今日開始的第一課，我定然是正在熟睡中。碰的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原來是支撐着一扇玻璃窗使他半開着的那條米突尺掉下了地。風呼呼地吹，玻璃窗楞楞地響。是東北風吧，又將下雨了吧，我在朦朧中有點擔憂。鄰室的時計打了兩下。我第二次醒來的時候，一陣清脆的鳥鳴聲歡迎着東窗竹園後面的晨曉，一個工役正在用拭帚敲着附近一帶的窗棧，早上清靜而美麗。

在H N縣，我深以為榮，今天海軍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第一，本省的第九軍區第九師輔導會議，今年輪到在我們H N縣開會三日，而今天這是開幕的第一日。今天光降到了我們縣裏來的，是整批的科長，督學，主任，以及諸如此類的貴賓；所以，誰能不覺得有點驕傲？同時，又誰能不覺得有點驕傲？「嚴肅」之感？第二，從今日起，和輔導會議同時，舉行全縣童子軍及軍訓大檢閱三天，所以證明我們H N縣辦理國防教育的成績，也所以使遠道來臨的貴賓不至於感到過分的寂寞吧。（我們H N縣的小學生，不時須受童子軍訓練，並且不論男女，凡在高年級的，一律尚須受軍事訓練，不過是以木頭槍來替代來復槍；這一點，我以為有在附註中說明之必要的。）

不必說，幾個月之前，已經設計妥當了；一個月之前，已經開始積極籌備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天所有的重要道路，都已粉飾得煥然一新；汽車站上和輪船碼頭的影響，更在料想之中。全城的警士從今天起就換上了新製的深黃色的斜紋布制服，看了那模樣，使我回想起童年在梅間過端陽時小孩們額角上畫着「王」字的景象。

H N縣還依然是一個平靜的村城，在深夜，還依然是聽得到中古風味的更聲。但今天，H N縣是被攪動了，猶如一個平靜的池塘，水面沒有一個波紋，却突然來了誰家的一個頑童，猛向池心拋擲了一塊石子，於是池水被攪動了，裏面的魚蝦龜鼈都不免騷然了一下。

今天最出力的不得不推是我們的穿深黃制服的警士先生們了。他們是全部「出動」了的。他們監視着清道夫掃除所有重要的街道與通路。在會場上，他們要把一羣羣不怕鞭子的小販驅逐出去。被指派在海濱的幾位警士先生，尤其是公忙得不可開交，揮舞着一條鞭子，趕走那蒼蠅一般聚集攔來的販賣青桑葉的鄉下人。一個乾癟老太婆在人縫中拾取着散落的桑葉，被一脚踢倒在地上了，她爬起來，捧着懷中的寶物，蹣跚着搬到了另一個處所。今天是陰曆月朔，潮來是正午時分。我們的長官們和貴賓們快要蒞臨了，須得趕緊把青桑葉搬運出，把海濱公園一帶掃除清潔。可恨窮苦的人是並不怕鞭子的，爲了生存，他們是能够忍受的，他們何

管能够了解華士先生們的衷曲，於是驅使我們那奉公守法的華士先生們發了憐，一推手，把烏油油的青桑葉送給海龍王太太飼養去了。愚蠢的鄉下人這才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挑着特裝過江的糞担，紛紛四散了。

其次，要算是各校的校長教員，我的貴同行們了。我們今天也一體改穿了制服，灰色，黃色，黑色，各色俱全；中山裝學生裝，軍裝，數種裝，各裝都有。我們是並不像愚蠢的鄉下人一般的麻木；我們是深深地明白國難之當前的。「好一位老將與登堡哩！」我對一位穿着灰布軍裝的五十多歲的老同行說。「三文大錢去買荷包袋，買了沒有錢來放，要放沒有錢來買。穿在身上，餓在肚裏。」他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但是我們日N縣的國防教育辦理得好，將來傳得個傳令嘉獎，你倒底也是有光榮的，你難道不是日N縣教育界的一分子嗎？因為我們的國防教育辦理得好，而將來還我河山，復興民族，你是更有光榮的，你難道不是中華民國人民的一分子嗎？」我屢次分明，使他沒有口開了。「包飯要多少錢一桌？」這回是他先向我發問。「每桌大洋八角，可以坐八個人；我已和廚房講定了，外區的學校倘來包飯，一律照這價錢計算。」「打個對折，菜不妨整腳一點——那是不行吧？我只向學生收取每人每餐五分的膳食費哩！」「……」「真是爲難！一套童子軍裝不夠，還必須做一套軍裝。不比你們城裏，鄉下人那裏來這許多閒錢！」我看這位老先生真有點狼狽了，便對他說：「早啦！慢慢再說吧。總

有辦法的。」打斷了他的話。

我還記得當我們的隊伍經過的時候，大街小巷都充滿了人，連乞丐們也都從他們的棲身地被我們的那面大鼓敲了出來，在不潔的牆根街脚瑟縮着，翻出了死魚似的眼睛。幾條黃狗和花白狗也發了呆，一條矮老頭子似的哈叭兒銳吠了幾聲。「比上次的保長整齊得多啦！」「他們是操來預備打仗去的。」「男女不分了！」「睡雄不分了！」「黃狗來了！黃狗來了！」一羣手臉塗滿泥污的街頭流浪兒拍着手。「地……獄……」這是路旁一個蜷伏着的未滿十歲的垂髫的小動物的低吟，但他已經沒有氣力來再喊第二聲的「地……獄……」也並沒有睜開他的眼睛來一看他面前的熱鬧，短短的人世，他大概是滿已飽嘗了地獄的滋味。

日程單上載明着，今天上午是報到及聚餐，下午是檢閱預演。現在是檢閱預演。

集合的訊號傳出了。而C小學的女孩子們還沒有排好隊伍，有幾個女孩子甚至還在玩弄着電筒。穿黃綠色教練裝的黑臉女教練慌了，罵：「鄉下她們的電筒擲在地上，了，鞭，提起手裏的鞭子鞭了他們幾下。誰知早已和電筒發生了愛情的這幾個小女孩，並不明白自己的過失，也不怕鞭子，對於罵更是充耳不聞，「我們的電筒給你擲壞了呵！」「便擲壞了怎麼樣！」於是，又送給了她們的臉頰幾張手掌，這才使她的一羣綿羊不再做聲了。我聽見好幾個高明的看衆在談論着，且小學的軍事操被認爲是最優良，因

爲他們的教練是向鹽警所裏借到一位班長來充任的，當訓練之時，除充分發揮了鞭和掌的威力之外，又加上了校長先生的戒尺與班長的兩腿。我後來察看有幾位教練先生所用的鞭子，鞭心是一條軟藤，外面用皮紮着，這樣的鞭子，可以稱作藤鞭，可以稱作皮鞭，也可以稱作皮藤鞭的。

太陽曬到沒有遮蔽的場上，三個小孩子暈倒了，面部失去了血色。我也實在疲倦了。已有近一個月沒有剪髮。我想到美容理髮店的鋼筋皮椅是很舒服的，那裏是一個理想的恢復疲倦的所在。我便離開了會場，到美容理髮店去了。『葉先生，裏面椅子裏請坐！』我一推開那扇彈簧玻璃門，紅鼻子的老板招呼着我。『倒杯茶來！你的魂靈彈出了嗎？』當我坐了下來之後，老板對一個十一二歲的穿花青土布的小孩子說：『茶立刻就倒來了，可知他的「魂靈」是並沒有「彈出」了的。我坐在裝有彈簧的皮椅裏，時而閉上眼睛，時而看看鏡子裏的我，時而看看鏡子裏的旁的人，又或端詳一回掛在仰面美容圖：東式，歐式，中分，博士，學士，不一而足。鄰座的一位理髮師業已理畢了一個頭從抽屜中，掏出來了五個銅子，對那充當理髮店的「公僕」的小孩子說：『拿去買個蔥油燒餅，來，小鳥龜不要弄錯快點聽清楚了嗎？』他又拉了一拉他的耳朵，才交給了他預先拿好的銅子，我是爲求安寧而來的，但是現在又不耐煩了，等不到紅鼻子給我洗頭皮就走了。』

我剛在今天的大公報偶然看到一段題爲「紹興學潮」的

新聞：「何吳兩小學生，參加勞動服務總檢閱回校，因被行人擠向右邊」於是「開庭審訊，判決每人罰銀十元，如無力繳納易賣軍棍……將何生打軍棍三下，因何呼喊，始行釋放，而吳生則已乘間逃逸。」因被打軍棍而「呼喊」更因長被打軍棍而「乘間逃逸」，更甚至因區區一條軍棍而激成學潮，我是以知紹興的男女小孩們還不足與言救國的。我是以知我們日下縣的國防教育勝過於紹興的還甚，也即是我們的教育長官的才能優於他們的還甚。雖然他們是用軍棍的，而我們則未嘗用，這點却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夜已深了。雖然是初夏，也頗有點瑟縮。我們的長官們，貴賓們，醫士先生們，我的同行們，以及棍棍，掌掌，乞丐，理髮店的公僕，理髮師，紅鼻子老板，狗，一切，工作了一天，都已疲倦了吧，都是在睡鄉中了吧。至於那個路旁蠕動的小動物，我現在爲他祈禱，願他早已登上了天國阿們！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

蕭 市

張鶴齡（硤石）

鎮上的幾家藥廠，今天開秤了。所以冷清了幾星期的街頭，便頓形熱鬧了起來。

舊曆四月的鄉村是個最忙的時節。每一戶合家的男女，都把